目　录

国民党第八师在陇西堵截红军的回忆……向超中（1）

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姚国俊（9）

国民党二十五师在甘肃阻击红军和“双十二”事变后的关麟征与胡宗南……覃异之（19）

国民党第三军在甘肃堵击红军的回忆……马　崑（26）

马步青、马步芳军在河西阻击工农红军的经过……孟锺百（31）

我在甘肃河西堵击红军的经历和见闻……刘呈德（43）

马鸿宾三十五师在陇东阻击红军纪实……马培清（61）

马鸿逵部在宁夏堵击红军的经过……马全良　马光宗（85）

新十一旅参加反共战争及三边起义……慕寿山　石佩玖（92）

马鸿逵第一次出兵援包头……马全良（102）

马鸿逵部援“榆林战役”经过……卢忠良　马光宗　马全良（105）

马鸿逵第二次出兵援包头……王伯祥（1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鸿逵部侵占三边的前后…… 卢忠良 马光宗(119)

解放前夕马步芳集团的大崩溃…… 田生兰(124)

解放前夕马鸿逵与马步芳交恶的内幕…… 马精若(139)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从兰州溃逃到
酒泉起义…… 彭铭鼎(146)

蒋、马军队在兰溃败和酒泉地区
和平解放前后…… 贺新民(157)

我在岷县起义经过…… 周祥初(174)

解放前夕甘肃省政府溃逃记略…… 丁宜中(184)

兰州解放后王治岐在武都就任伪甘肃
省主席的经过…… 李永瑞(188)

兰州解放前后的国民党一二〇军…… 陈定行(196)

China

国民党第八师在陇西堵截红军的回忆

向 超 中

一九三五年秋，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毛儿盖进入甘肃南部岷县，占领通渭、越过六盘山、出环县，于十月中旬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进入甘南地区后，国民党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所辖“中央军”和杂牌部队进行堵截，阻挠红军北上抗日。

我当时担任蒋军第三十七军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曾率部参与这次堵截行动。现就回忆所及，叙述经过如下。

红军进入甘肃前的地方情况

朱绍良于一九三三年夏，由江西到兰州接任甘肃省主席，同年十月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驻甘绥靖公署主任，仍兼主甘政。当时甘肃地方情况异常复杂，民族矛盾很深，封建势力各霸一方，为所欲为。马家军阀在武威、张掖、酒泉一带把持地方行政，包揽税收；杂牌队伍中最猖狂的是陇东绥靖司令杨渠统部和驻岷县、渭源一带的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他们凭借枪杆子控制地方，作威作福，不可一世。

朱绍良由江西调西北，是单枪匹马去的，他的第六路军留在江

西未动。朱到任后，一面极力拉拢地方军阀，调和民族矛盾，一面请准蒋介石将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杨德亮团及一个宪兵营调到兰州驻扎，帮助他稳定反动统治基础。到一九三五年时，甘肃的地方秩序已经基本上稳固下来了。因此，在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后，得以集结“中央军”及地方杂牌部队，全力进行堵截。

第八师由江西调往甘肃经过

一九三五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对中央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第三十七军毛秉文部（辖第八师陶峙岳部及第二十四师许克祥部）担任赣西南瑞金、会昌一带的“清剿”任务。我当时任第八师副师长兼第二十二旅旅长，正率部在会昌县“清剿”，突然接到师部转来军长毛炳文的命令，要我率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立即开赴甘肃，归驻甘绥署主任朱绍良指挥，而以四十三团留瑞金，归军部直辖指挥，继续担任“清剿”任务。四十三团是我的基本团，老底子是湘军第二师刘钘部二十九团，于一九二六年秋由我带领，从湖南安乡投奔驻津市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贺耀组部，团长张镇球是和我同过多年患难的老同事。我希望最好把三个团都带到西北去，纵然不能带全旅三个团，也希望把四十四团留下，带走四十三、四十五两个团。因为四十四团团长史策是广东讲武堂工兵科毕业，绰号“史跛子”，两脚走路不便，又胆小如鼠，从没有打过硬仗。当我向毛炳文提出这个要求时，他坚决不同意，说留下四十三团另有任务，无法抽调。事实显而易见，毛炳文的这种作法是别有用心的。他怕我把自己的基本团带走了，到西北另有发展，因此故意卡住不放。朱绍良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靠第八师起家的，在短短四、五年间，由第八师师长递升军长、第六路总指

挥，并在蒋介石下野期间，代理主持过南昌“剿总”。这次我旅调往甘肃，当然也是由于他的请求，想调去一部分基本部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向毛炳文请求带走自己的基本团，未获批准，即率领第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会昌兼程出发。到达南昌后，南昌“剿总”已经事先准备好了交通工具，由水陆两路运送，很快地就到达陕西西安。在西安见到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他当面交代：红军徐海东部正企图由泾川县附近前往陕北，要我率部于次晨乘已准备好的汽车驰往长武，再向泾川县探进。不料当晚大雨滂沱，公路泥泞不堪，汽车无法行驶，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全部徒步急行军。到达长武后，得悉红军徐海东部已由泾川县附近毫无阻碍地安然渡过泾水北上，我们扑了个空。当将情况分别电报西安邵力子和兰州朱绍良，仍然率队步行到平凉，并电报驻甘绥署。旋得绥署电令，要我率领所部进驻静宁、定西待命；原驻静宁、定西的邓宝珊部刘宝堂旅，移驻兰州附近。

我带了两个团的部队在静宁、定西驻了两个多月，毛炳文亲自统率三十七军（欠第八师第二十二旅的四十四、四十五团）由江西到达平凉、静宁、定西线上。这时，我奉命率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移驻陇西附近，警戒待命。

当时参加堵截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的国民党兵力，除毛炳文的三十七军部署在定西、陇西、静宁、平凉线上外，尚有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部署在六盘山东麓至开城之线；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在岷县附近及岷县西南地区担任警戒；并由临洮调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坚守腊子口（在岷县西南）天险，阻击红军北上；邓宝珊部刘宝堂旅，仍停在兰州附近待命；其余陇西各县保安部队，则担任“协剿”和情报工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陇西地区堵击红军

第八师进入指定地区后不久，据飞机侦察报告：北上红军先头部队，约万余人，已经通过川西北藏区草地，进入陇西门户岷县边境。同时据地方团队探报：风闻毛主席亲率红军先头部队北上，彭德怀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员。红军已与驻在岷县附近的警戒部队发生接触，企图不明。当时兰州绥署还没有指示，第八师部队亦无变动。几天以后得到情报，北上红军先头部队，仅以小部队在岷县西南向新十四师鲁大昌部及第十二师唐淮源部防区施行佯攻，主力经漳县北上。果然，在两天以后，就发现红军先头部队在武山、陇西间之鸳鸯咀附近，准备通过渭水（当时渭水浅可以徒涉），翌日黄昏前，红军先头部队开始渡过渭河，第二天拂晓渡河完毕，即向通渭城急进。

我将以上情况电报三十七军军部及第八师师部，次日又向军部提出建议如下：

一、鸳鸯咀通过渭水之红军，依过河时间计算，不过一万余人，而且冻饿情况相当严重。

二、红军尔后进路，估计不外两条：一条经庄浪走徐海东将军的老路，过泾水北上，但此路有易被陕西军队截击之虞；另一条经界石铺出固原，北上陕北。

三、为便于截击起见，我军应以第八师主力集结于华家岭及其以东地区，准备截击；二十四师主力摆在蔡家铺（在义岗川东北约二十华里），并以一部在界石铺防堵，以两个团向通渭佯攻。

四、通渭红军如见我军向通渭攻击，势必北进。

这个电报发出后，毛炳文要我率兵两团，作为攻击通渭部队。次日拂晓，我们向通渭攻击前进，走了二十多里，接连传骑飞来，要我就地停止待命，派轻装部队一个营，向通渭进行威力侦察，并将结果电报军部。当时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前途非常危险，只有先往马营，再行相机行动。我于当天黄昏前率部到达马营，第二天拂晓前派一个营威力侦察通渭情况。据该营黄昏时回报：红军仍在通渭城附近未动。可是次日拂晓前，据通渭民团来报，昨天枪声响后，红军全部开始向义岗川方向北上。同时又据义岗川民团来报，红军先头部队已通过义岗川向静宁方向而去。

我接到上述情报后，经过短时的考虑，马上打电话给华家岭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转报师部，我即及时追击。因为情况变化很快，稍有疏忽，怕人说我贻误戎机。与刘振世通话后，我带领四十四、四十五两团，由马营向义岗川追击前进。天明后行抵义岗川时，红军已于拂晓后完全通过义岗川，向会宁界石铺方向北上。我又跟踪尾追至会宁界石铺间，适二十四师部队正与红军接战。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情况又不明了，我决定与二十四师取得联络后再作处置。同时也感到部队经过长途跋涉，疲劳不堪，需要停止集结休息一下。部队刚刚停下来，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率领该团由华家岭追来，表示愿随我旅追击前进。红军则于当晚冲出界石铺、会宁之线，向张义堡方向北进。

我率领三个团追至静宁县北约四十里的单家集时，红军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六盘山急进。当时据守六盘山、开城至瓦亭之线的为骑兵第七师门炳岳部。我部由陇西追击前进时，朱绍良曾叫我与门部联系，但因彼此无线电台的呼号不同（门部电台是沿用张学良东北军时期的呼号），始终没有联系上。此时，我找四十四团团长史策，四十五团团长徐传授和四十七团团长刘振世等人商

量部队尔后的进路问题。我说："红军经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北上，是走在弓背上。如果按战术要求的话，我们应该由小路取捷径，直奔六盘山上，与据守六盘山的骑七师部队切取联络，共同截击红军。同时也要料想到，红军夺取六盘山隘，势在必得，两军相遇，必然引起激烈的战斗。红军兵力比我们大，长途远征，士气勇猛。我们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估计相隔还有两天的行程。幸而获胜，可以勉告无罪，万一失败，又如何是好？不过红军也是在最困苦的过程中，如果各团长都有拚一死战的决心，我誓不落后。"当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后，各团长都默默无言，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我也不敢冒险，只好下令部队仍沿将台堡、张义堡大道向红军尾追。天色将暮，当晚在将台堡附近露营。四十五团在将台堡前面数里处担任前哨，枪声时起时息。

十月七日，红军消灭了在开城的骑七师之一部，缴获不少人马武器，胜利地越过了六盘山天险。次日我旅追到开城时，二十四师李英（此时许克祥已升三十七军副军长）部也由静宁通过六盘山，追到开城以南约四十华里的青峰咀。这时接到军长毛炳文的电令，略称：二十四师为追击部队，跟踪追击红军；第八师二十二旅（欠四十三团，加四十七团）沿二十四师进路相机截击。我率部追至环县后，没有追到红军，只听说二十四师在离环县数十里处（一说是三叉口，不能肯定）与红军稍有接触，具体情况不明。我部追到环县后，原驻环县的骑兵部队马鸿宾部听说红军将到，早已事先撤走。在这期间，部队行动较快，后方补给远远跟不上，我们有时掳掠一些老百姓的食物来饱自己的肚子，情况相当狼狈。

十月中旬，我旅在环县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归还建制，从此统归师长陶峙岳指挥。在陶峙岳指挥下，第八师追至陕甘边境距吴起镇约几十里处，始转回庆阳，到合水休整警戒。而中央红军则于

十月十九日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从我被软禁兰州到离开第八师

部队驻扎合水不久，即有谣言说我通“匪”。不久，朱绍良要我到兰州去。我到兰州后见了朱绍良，我向他简略地汇报了率部追击红军及回驻合水休整的情况后，他问我和红军中某人的关系。我说我与他仅有同学关系，没有其他关系。朱听了没有表示态度，非常从容自若。他当面交代我暂在兰州住一个时期，不要回部队去了。我由朱那里辞出后，即由朱的侍从参谋李定民带我到一幢事先准备好的小房子内住下，从此我就被软禁在这里。

一九三六年春，三十七军南调秦安整训前，毛炳文亲来兰州，邀我回部队去。我遂随毛到平凉转回合水，此时我部副旅长唐维亚，坚决辞职不干。因他是我一手培植出来的，我感到非常痛心。经我再三追究他辞职的原因，他才照实讲出是军、师长已介绍他到安徽休宁去当团管区司令。我到秦安后不久，接到南京朋友寄来的一份中央日报，在这张报上的任免消息栏载有免去我在第八师的本兼各职，调任第二十一师副师长。至此我才明白要唐维亚离开的原因。因为他们已决定撵我走，我走之后，旅长应该由唐继任，但他们早决定由四十四团团长史策升任，又以工兵营营长黄克虎升任四十四团团长。他们对我的调离，事先十分秘密，我非常气恼。我当时还想联络四十五团团长徐传授、四十三团团长张镇球，商量将部队拉走，结果没有搞成。我这样被迫离开了第八师，若干年来，不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当然，副师长和师长是有矛盾的，因为反动派的法令规定，副师长兼任师经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经济问题上我和陶峙岳有矛盾。第八师进入江西后，山路崎岖，交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梗阻，车辆骡马，均不能使用，行军作战，困难重重。当时第八师是包办制的师（即每月规定经费总额，由师负责处理），兵员缺额不少。因此，我提出每步兵连及步兵营部在缺额中补运夫五名，机关枪连及迫击炮连各补运夫三十名，团部一律补运夫三十名，旅部补运夫五名，师有运输连，不补。这个计划在师经理委员会上研究讨论时，陶极端反对，没有结果。会后我迳报毛炳文，他同意了我的主张，各团、营、连也都乐于办理。陶因此对我当然不满，借所谓通“匪”之谣，陶逼我离开。

以上所写事实，因事隔三十年，难免记忆错误。希望得到指正。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关麟征部在陕甘阻击红军回忆

姚 国 俊

国民党第二十五师于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在山西参加阻击工农红军东进抗日战役后，开往 河南 信阳一带集中，归刘峙指挥。当时，两广军阀联合反蒋，进军湖南。该师进驻平汉路南段信阳一带，准备待命进入湖南。同年八月间，蒋介石与两广军阀间的矛盾不战而告结束。八月底，蒋介石电令第二十五师 开陕 西 兴 平附近，归西北剿总司令张学良指挥。该师师长关麟征奉令，自己先赴西安向张学良请示任务，部队以火车输送在陕西兴平县附近集中。

当时得知西北方面的情况概略如次：

（一）由山西退到陕北的红军，大部在延安南北地区及陕北甘肃交界等处。

川西北一带红军陆续进入甘肃南部。

（二）原在西北的中央军，在陕北有十三军汤恩伯部（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在天水有第三军王均部（辖第七师、第十二师），在陕南有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和五十一师王耀武部，在兰州一带有朱绍良所指挥的毛炳文军（辖陶峙岳师、许克祥师）和周祥初师。

与关麟征部同时开赴西北的中央军还有胡宗南的第一军，系

由湖南以火车输送至咸阳后，徒步经陇县开赴甘肃的清水、秦安一带。该军除辖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外，还指挥孔令恂部一个师。

关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兵力部署不详。只知道王以哲部在平凉一带，于学忠部在兰州一带，关中北部有东北军和西北军部队，两军在西安附近均驻有部队。张、杨均驻西安指挥。这里专写关麟征部于一九三六年在西北活动的情况。

一、二十五师的编制人事概况

当时关部二十五师的编制、人事、装备约如下述：

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参谋长姚国俊。师直属部队除特务连外，还有通信、工兵、辎重三个营，　个骑兵连，一个卫生队和野战医院。师辖两个旅：第七十三旅，旅长梁恺，下辖两个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一四六团，团长郑明新；第七十五旅，旅长张耀明，下辖两个团：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一五零团，团长张汉初。

每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直属特务、通信、担架三个排，卫生、输送两个队。每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机关枪连，一个迫击炮排。每连有轻机枪九挺，步枪约一百枝，机枪连有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全师官兵一万一千余名，骡马齐全。

二、战斗序列和部队行动变更情况

关麟征部二十五师在陕西兴平县附近集中完毕后，奉命以本师及第四十九师、第五十一师编为一个纵队，以关兼任纵队司令，进出陇南成县、徽县一带阻击红军北上。九月上旬，第二十五师由

兴平徒步开至宝鸡附近集中。到达宝鸡后，经凤县双石铺向陇南前进。同时，令第五十一师王耀武部暂在汉中待命，令第四十九师李及兰部由留坝向两当前进。九月上旬末，二十五师由宝鸡出发，经凤县到双石铺时与四十九师师长李及兰、副师长余程万相遇，知该师先头一团已向两当前进。其余部队正由留坝向双石铺附近集中。当即商定：二十五师先经两当向成县前进。四十九师随后跟进。

关部到达两当附近后，接张学良电令，大意：北进的红军已向天水以西的甘谷、武山方向前进，着该师迅速开往天水附近，协同第三军王均部作战。九月中旬，关部到达天水后，接到西北剿总司令部驻天水联络员刘振东转来的张学良电令，着将该师归第三军军长王均指挥，追击北上的红军。原来归关麟征指挥的第四十九师和第五十一师的行动，事实上由西北剿总直接指挥，但也没有明令撤销关的纵队司令名义（直到西安事变前，四十九师驻秦安，五十一师驻南郑附近，未参加作战）。此时得知北上红军经甘谷以西继续北进。王均的第三军的一个师驻天水，另一个师在天水以西。胡宗南的第一军已在秦安东北地区集中，准备北进。

由天水至两当一带，山路崎岖，森林密布，人烟稀少。当时西北剿总对前进部队，没有兵站设施，部队给养完全要靠自己携带。关部在前进当中，除自行携带一些粮秣外，还雇用民夫背粮，民夫负重长途跋涉，非常艰苦。到达天水时，部队已经前进，既无补于部队补给，又使民夫遭受痛苦。

三、作战经过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关部由天水开到秦安，在秦安附近曾

与胡宗南的第一军取得联系，约定并列北进，第一军向静宁一带前进，关部向静宁、会宁之间地区前进。此时关部名义上虽归王均指挥，实际上一切行动，均由张学良直接以电报指挥。

（一）会宁东北张诚堡附近战斗经过

九月下旬，关部在秦安接西北剿总电，大意谓红军已向定西、会宁方向前进，“希该师迅速星夜向会宁方向前进，万勿停止为要！”关部奉命后，即由秦安出发，经青岗驿（义岗川）等处向会宁方向前进。经过两天多的行程，于九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会宁东北的张诚堡附近，发现红军一部在该处以北高地占领阵地。根据当时本地人民传说，红军大部队已越过公路北去，关麟征判断当面红军系掩护部队，兵力不多。即令七十五旅先头部队一五零团向当面红军所占高地攻击。红军居高临下，该团由正面仰攻，进展颇慢。关又令一部分部队由高地以东迂回攻击，经过三个多小时战斗，高地红军即向北撤去。

（二）在车家川北原上头百户、二百户一带遭受红军伏击战斗经过

张诚堡附近战斗结束的当天晚间，接到“西北剿总”电报，令各部按照以下部署向北追击前进：第一军右翼有东北军一个骑兵师；第二十五师向靖远打拉池之间地区前进；第三军的第七师向靖远城及其以西黄河南岸前进。

关部奉令后，次日即按七十三旅、师部、七十五旅的顺序继续北进。当时部队自带给养已经用完，只好就地采购，沿途村落稀少，人民逃避一空，部队每到一地，人民家中所存的南瓜洋芋，多被部队取食一空。“西北剿总”每日来电催令部队急进，关部经过两日急行军，感于原来行进地区沟道、地隙多，往往每翻越一道沟要经过几个小时，在前进的第三日，决定分两路向车家川以北原

上前进。七十三旅、师部、一五零团第二营左右，向车家川以北原上头百户、二百户一带前进，七十五旅（欠一团）在右，向原上东北某地（地名已忘记）前进。七十三旅及师部行至下午五时前后，进入一个狭长的隘路，道路两侧均是土崖绝壁，不易攀登，形成一条凹道，长约十余华里。当时深感地形不利，但大部队已进入凹道，只好继续前进。黄昏时，师部刚走出凹道口，即听到前方原上枪声甚密。凹道口外是一条东西向的干河滩（当时无水），过了河滩，就是高原。原来红军就在高原坡上设下伏兵。当七十三旅先头一四五团出了凹道口正在向坡上前进时，急然遭到红军伏击，双方立刻交战。该团来不及展开，就在半坡上以行军纵队利用道路微凹地形，向道路侧射击，红军伏击部队由两侧包围攻击，势甚猛烈。七十三旅旅长梁恺率一四六团随后赶到，随到随以密集部队向一四五团两翼增援，双方形成混战局面，梁恺几乎被红军俘虏。关麟征率师部及一五零团的部队赶到后，即在高原半坡一个很小的独立家屋内设指挥所，一面严督七十三旅就地战斗，不许移动；一面令一五零团第二营占领车家川以西的宋河畔，防止红军由左翼抄攻师部背后。此时天色已晚，战斗异常激烈。当时关部所处地形和态势虽然异常不利，但由于武器装备较优，火力强，所以尚能阻止红军的多次猛攻，红军当时的伏击兵力不够（估计约一旅稍多一些），又兼火力较差，所使用的手榴弹很多都不爆炸，因而迄难收到伏击歼灭之效。激战至半夜十二时许，发现红军方面枪声渐稀，关麟征判断红军趁夜撤退。即令一四六团派一营前进，始知红军确已撤走。关部当晚并未追击前行，等右翼七十五旅部队来至原上后，于次日拂晓以该旅为先头继续前进。这次战斗，双方伤亡均重。

（三）靖远以南红堡子、大楼子等处战斗经过

关部在车家川以北原上头百户、二百户等处与红军战斗后，关

麟征当时知道右翼第一军和左翼第七师均落后一日多行程，迟迟未进，感于部队给养困难，决定不顾作战地区和两翼部队进展情况，选择大路向靖远县附近挺进。次日拂晓，以七十五旅为先头，经四百户向左前方转至通靖远之大道急进。七十五旅的一四九团行至红堡子附近，遇到红军的一营多的兵力在该处占领阵地，该团即发起攻击，战斗一开始即形成争夺战，该团阵亡连长一员，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红军向北退去。下午二时许，又在大楼子附近遇到红军部队的一营，经过约两小时战斗，红军又撤走。在战斗和行进当中，几次得到国民党派来飞机投掷通信筒，谓红军正在靖远以西渡黄河，又谓前方行进路两侧有红军部队移动。通靖远的大道是一条宽阔的大凹道，两旁均是高地。在此情况下，关麟征一方面判断红军不会再在靖远以南进行较大的战斗，但同时，又恐怕遭到红军的伏击，因此，严督部队迅速前进，不许稍事休息。部队无暇做饭，沿途吃生小米、生洋芋、喝生水，直到当天傍晚，始赶至靖远城。当时靖远城内驻有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的新十旅，该部虽知道红军在靖远以西渡黄河，亦不敢出城作战。

（四）打拉池附近战斗经过

关部到达靖远后，根据飞机通报，知道靖远以西红军已渡过黄河，靖远以东红军向打拉池方向退去。同时，知道两翼友军尚落后两天多行程。关麟征为了抢先攻下打拉池，向蒋介石报功，在靖远休息一天后，即率全师向打拉池前进。打拉池在靖远以东约六、七十华里处，本来属于胡宗南第一军的前进目标。关麟征为了急于邀功，大胆向打拉池挺进。当日下午四时许，关部七十五旅到达打拉池附近，即与红军发生战斗，红军仓卒间退出打拉池街外，向进入打拉池街上的七十五旅反击，关本人率七十三旅随后赶到，又在街外向红军攻击。当时在打拉池街上的红军兵力不多，战斗至黄昏

后，红军向打拉池以东退去。关麟征认为该师这次行动出于红军意料之外，故仓卒应战后退去。但自己孤军深入，危险很大，如果在打拉池久留，必然会遭到红军围攻，因此，于进占打拉池的当天晚上，向各方面发电报功后，第二日又率全师返回靖远城，对上报的理由的：给养困难，需要在靖远补充整理。

关部在由会宁附近向靖远这一段行军作战当中，比其左右其它国民党部队的迟迟不敢前行，算是特别卖力。蒋介石曾来电嘉奖关麟征，并奖给该师五万元。蒋介石来电文中有以下几句话："追击迅速，克奏大效，无任欣慰……兹拟将弟部开至石咀子，树勋边疆，名垂史册，有厚望焉。"关接此电后，受宠若惊，半夜睡不着觉，向蒋介石拟复感谢电报，内有"敢不竭尽股肱之力，以报钧座知遇之恩"的话。当时关部名义上归第三军军长王均指挥，王均得知关部进占靖远打拉池等地情况后，曾经给关麟征来电表示奖励，电文中有"兄率部勇猛前进，为本纵队增光不少，弟拟日内乘飞机赴靖远慰问贵师官兵"等语句。过了两日，未见王均前来，经电询之后，始知王均于乘飞机赴靖远途中，因飞机失事已经毙命在通渭马营地区。

四、战后行动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前后，关部在靖远接到蒋介石电令，开往宁夏的中卫附近。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军奉命由打拉池一带向预旺方向前进。蒋介石给关麟征的电命，虽未明确指出该师开赴中卫后的具体任务，根据当时情况判断，主要是为了阻止黄河以北之红军转向东进之路。关部奉令后，经苦水堡、石梯子梁、窑洞水等处向中卫前进，经过五天行军，到达中卫县城附近。十月中旬，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